



BEN  
MEZRICH

[美] 本·麦兹里奇 著 丁莉 译

SEX ON  
THE MOON

月亮上的  
狂欢

图 经 出 版 社

纽约时报最畅销小说家

奥斯卡获奖影片  
《意外的亿万富翁》

作者再次震撼创作。

带来史上最强悍盗窃案的幕后故事  
高智商NASA成员偷窃月亮的惊天迷局。

**BEN MEZRICH**  
[美] 本·麦兹里奇  
译者：丁莉

# 月亮上的狂欢

史上最强悍盗窃案的幕后故事

THE AMAZING STORY BEHIND THE  
MOST AUDACIOUS HEIST IN HISTORY

团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月亮上的狂欢 / (美)本·麦兹里奇 (Ben·Mezrich) 著 ;

丁莉译.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1

Sex on the Moon

ISBN 978-7-5126-1390-4

I. ①月… II. ①本… ②丁… III. ①推理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6224号

著作权登记 图字: 01-2012-6720号

Sex on the Moon: The Amazing Story Behind the Most Audacious Heist in History

Copyright © 2011 by Ben Mez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TIANJIN JUSHIWENHUA BOOK SALES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2)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

开 本: 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26-1390-4/I. 73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C O N T E N T S

### 目 录

作者按

前言

Chapter 1	7
Chapter 2	12
Chapter 3	18
Chapter 4	24
Chapter 5	29
Chapter 6	35
Chapter 7	42
Chapter 8	47
Chapter 9	54
Chapter 10	63
Chapter 11	69
Chapter 12	77
Chapter 13	84
Chapter 14	92
Chapter 15	94
Chapter 16	102
Chapter 17	106
Chapter 18	117
Chapter 19	120

Chapter 20	135
Chapter 21	146
Chapter 22	153
Chapter 23	156
Chapter 24	165
Chapter 25	175
Chapter 26	180
Chapter 27	186
Chapter 28	195
Chapter 29	207
Chapter 30	217
Chapter 31	222
Chapter 32	228
Chapter 33	234
Chapter 34	237
Chapter 35	249
Chapter 36	252
Chapter 37	255
Chapter 38	263
Chapter 39	269
Chapter 40	274
Chapter 41	280
Chapter 42	285
Chapter 43	291
后记	
致谢	
关于作者	

## PROLOGUE

## 前言

这绝对是史上最诡异的逃亡。

四驱吉普车挂着空挡，透过挡风玻璃，萨德·罗伯茨抬头凝视前方，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大雨倾盆而下，猛烈而密集，就连悬在他前方几英尺处那耀眼的红灯都看不清楚。他坐在那里，仿佛将要静默成永恒。身后的道路蜿蜒而去，穿过那灰蒙蒙的雾气，歪歪扭扭地后退，越过之前经过的六个交通灯——在那些红灯口，他也是如此等着。更糟糕的是，在红灯与红灯之间，他不得不将车速限制在极为恼人的每小时五英里——在这无人的，被大雨扫过并受到严密监控的社区街道上，这速度简直像是在爬行。每小时开五英里是件难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当你的神经仿佛爆炸的烟花一般，而你的心脏快要跳出胸腔的时候。但每小时五英里是这个小区规定的限速——几乎每隔几米就能看到路边的限速标志。在此限速之下，一旦遇到一次红灯，那在每一个路口你都会遇到红灯。

萨德的手紧握方向盘，手指发白。他注视着那红光，盼望它跳转成绿色。他只想加大油门，将踏板一直踩到地面，打破速度限制，马上离开这鬼地方。但他知道，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这整场逃亡正被录下来，在超过

一打的安全监控显示屏上播放着。为了安全逃离，他不得不保持冷静，遵守交通规则。他必须装作自己属于这个地方。

他深吸一口气，任交通灯的红光在脸颊上扫过。只需再等几秒钟就好。他趁此空当快速地扫了一眼乘客席，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他的紧张感，因为桑德拉看上去比他还要害怕。她面色惨白，眼睛瞪得像碟子一般大。他想说些什么好让她镇定下来，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桑德拉很漂亮，有着一头金褐色的头发。她比萨德小些，还不到十九岁。她看起来不大像这场逃亡的理想共犯，但她是电子方面的专家。事实上，是她自己极力要求参与这个计划的。

萨德抬眼看了看他和桑德拉中间的“座位”，见女朋友躬身躲在仪表板下方，柔软的身子蜷缩成一团的样子，他差点儿笑出来。丽贝卡有一头黑发，短短的，反衬着她雪白的肌肤。她比桑德拉要更漂亮些，刚满二十岁。她虽如此年轻，却是三个人中唯一看起来毫无惧色的那个。她蓝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对她来说，这是刺激到不行的事情——真的，就像在詹姆斯·邦德的系列片里一样。看着她，萨德仿佛被注射了兴奋剂——她就犹如他的兴奋剂一般。

然后，忽然间他便沐浴在绿光之中。绿灯终于亮起，萨德轻踩油门踏板，吉普车猛地往前一冲。他立马抬起脚，以确保速度表读数刚好是每小时五英里。慢动作的逃亡继续着，只剩下吉普车引擎的轰隆声和暴雨敲打在挡风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声音。

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他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红绿灯口——当然，遇到的又是红灯。更不幸的是，萨德立马注意到交通灯左侧几米之外有一个治安亭，他能看到里面至少有两位穿着制服的警卫。萨德屏住呼吸，将车子缓缓减速直至在红灯处停住。他让头保持着朝前的姿势，希望桑德拉也如此。他

不想被迫解释为什么星期六晚上，大半夜的，他会出现在这个小区里。萨德巴不得没有一个警卫愿意走入雨中前来如此质问他。不过，只要其中一个警卫仔细观察的话，应该就会发现这辆吉普车的后半部往下凹。事实上，车子挂空挡停驶的时候，它的后轴压得非常低，车底板几乎要碰到地面了。

车身下凹是萨德和他的两位同谋不曾料想到的为数不多的情况之一，其实应该算是估算错误——不足十分钟之前，被萨德及两个女孩抬入吉普车后车厢的保险箱大约有600磅重，比他预料的要重许多。他们三个用了一辆手推车，才得以将其顺利放入车内。即使这样，为了将这该死的东西放置妥当，萨德背部和腿部的每一块肌肉都被拉伤了。吉普车的轮轴没因如此重压而垮掉，萨德已觉得谢天谢地了。在这种情形下，他坚信，即使门卫仅对车子作草率的检查，也足以让整个计划功亏一篑。

所幸，没有一个警卫员走出治安亭。交通灯跳转成绿色，萨德不得不使出所有的自控力，轻触油门踏板，按照规定的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向前开着。几乎是一瞬间，出口大门跃入眼帘。他们渐渐驶近，一寸接着一寸。在最后一分钟，横杆向上弹开，不再挡道。随后他们安全开过，萨德开始慢慢加速。每小时十英里。

每小时二十英里。

每小时三十英里。

他扫了一眼后视镜，小区在身后渐行渐远，消失在雨中。

他看着桑德拉，她也转头瞪着他。丽贝卡舒展起身子，坐到车子中间，一只手轻快地搭上萨德的肩膀。随后，他们兴奋地尖叫起来。他们成功了。天哪，他们真的成功了！

当欢呼声渐渐平息，萨德再次看了看后视镜——不过，这次他没有看身后的路。他在黑暗中看到庞然大物般的保险箱，上面盖着二十四小时前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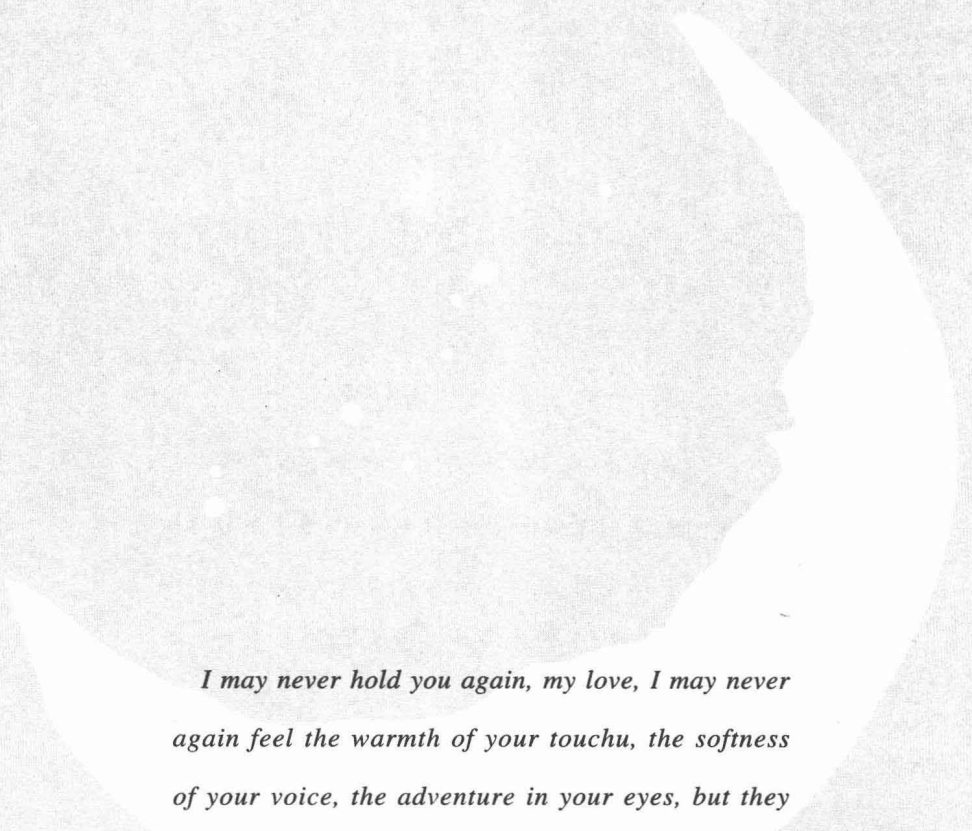
从五金店买来的塑胶防雨布。看到它的时候，他胸前不由得一紧——那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期盼，也有只能被称作纯粹的恐惧的东西。

保险箱里装的是地球上最珍贵的东西——一件国家珍宝。它拥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之前从未被偷过。事实上，它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东西。萨德对保险箱里的东西的价值并不是那么确定，但他明白，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凭这珍宝轻而易举地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如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偷走它们一样。事实的确如此，他和他的同谋们成功地犯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之一。

但是，对萨德而言，这并非为了宝物的金钱价值。他只是想遵守对这个坐在他身边，手臂搭在他肩上的女孩的一个承诺——一个很简单的承诺，一个千百年来千千万万个男人对千千万万个女人所作的承诺。

他答应送月亮给她。

唯一的差别在于，萨德·罗伯茨是这世界上第一个兑现此承诺的男人。



*I may never hold you again, my love, I may never again feel the warmth of your touch, the softness of your voice, the adventure in your eyes, but they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Eternity lives in every true connection, every moment that opens your eyes to something new and deepens your internal spring. My every being soared beyond the horizon with you, Rebecca. everything that I am will always carry that echo. I cannot abandon that. I cannot cover my hear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也许我再也无法拥你入怀，我的爱人，  
再也无法感受你抚摸的温暖、你嗓音的柔和、  
你眼中的冒险，但它们将永远是我的一部分。  
它们永恒存在于每一次真挚的结合，  
每一个睁眼见到新事物，激荡心泉的瞬间。  
因为有你，丽贝卡，  
我的躯体将翱翔高飞，超越地平线。  
我的每一部分都将永远带着这回音。  
我无法毁弃它，无法掩饰我的心。  
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将你铭记。

# Chapter 1

五年前，一九九七年二月。

这些文件夹有种说不清的威胁感，灰白色的，有三个孔，一层一层堆叠在摩天大楼般高耸的波形金属文件架上。房间在一楼，狭窄而密不透风，四周墙壁全都被这些架子挡住。问题并不是出在文件夹的颜色上，确实不是——这是一种在自然环境中无法找到的阴影色，即使在天然如犹他州的盐湖城内也找不到。也不是每个文件夹书脊处由上而下的黑色粗体字的问题——这些标签使用的是连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读懂的文字。问题出在这个马尼拉纸的世界背后的理念，出在文件夹所代表的意义上——文件夹成为人们探索生命意义旅途中的文字停靠站。

或许不是生命的意义，而是生命该行走的方向。萨德·罗伯茨站在一座高塔般的架子前，双手不安地插入风衣口袋中。风衣对他而言大了些，是绿色的，口袋很深。被风吹过后的浅棕色头发毫无形象可言，显得有些蓬乱，在他高高的腮骨上投下乱糟糟的影子。他猜想全国——也许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这种房间。也许每个大学校园也都会有这种地方。毫无疑问，比起犹他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这个堆满文件夹的，四方匣子似的地方——应该有很多更具魅力的地方。但究其本质，很可能全世界都一样。这是个有些可怕的地

方，落魄的灵魂会来此寻求一个出路，或者说一个至少能够被这些闪亮的三孔活页文件夹收录的未来。

现在不过晚上七点十分，萨德上下打量这些架子绝对有一百次了，他的脚不耐烦地在那双好似从泥堆里捡回的靴子里晃动起来。已经在就业指导中心待了两小时，而现在，他几乎是在随机翻阅这些讨人厌的参考资料。他随机抽出半打资料夹，将它们堆放在把身后空间进行线性划分的狭小木桌上——理财顾问、地质学家、飞航管制员、物理治疗师……却没有一个能够激起他的兴趣。他真的快要崩溃了。他努力克制住想要用双手将剩下的所有资料夹都推倒在地的冲动，闭上眼睛——就选资料堆最上面的那个吧，管它是什么。

听天由命吧。

他用力地眨眨眼睛，试图赶走眼里的模糊，让眼睛恢复到先前的清晰明亮——如柠檬绿一样。或者，也许是放弃的时候了。他已在此纠结太久，而对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他依旧毫无头绪。

二十岁的时候，虽然大学还没毕业，他就被学生贷款缠身。为了生存，他被迫提前休学，一人干起几份工作。这天，他凌晨四点便起床。接下来的十五个小时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偏僻的建筑工地打杂工。他的银行账户里大概还有三百美金。他身上穿的风衣和靴子都已经陪他走过了三个年头，风衣下是索尼娅——他漂亮但同样一无所有的妻子。他穿着一针一线缝补过好几次的衬衫。他身无分文，自然也没有安全网——他已有一年多没和父母说过话，而且他很确定自己是再也不会和他们说话的。实际上，他的父母也承认，萨德已经没有父母了。

而他拥有的是竖在面前如摩天大楼般高的，摆满了三环活页资料夹的书架。

他甚至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他一向是优秀的学生，不管是商科还是哲学课程，他的成绩都极为优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身边的所有人都一直

说他有多聪明。虽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些不好的事让他出了点儿岔子，但他知道自己有学习的能力。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他拨开挡在眼前的头发，走向第一排资料架前。尽管觉得很疲惫，但他还是决定从头开始，重新翻阅。

使他吃惊的是，其中一个标签几乎在一瞬间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从书架往里数，第五个文件夹上的标签。萨德第一次走进就业指导中心的时候，手在这本文件夹上停留过，但当时并没有将它抽出来。之前他并不是很看重这个，因为他觉得这很荒谬，而且也许根本就大大地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但现在——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顾虑已经逐渐减少。

他从架子上抽出这文件，重读了一遍上面的黑体字：

“宇航员。”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宇航员这种工作居然会有个参考资料夹。先前萨德之所以跳过它不看，是因为他相当确定，只有空军部队的人才有资格考虑成为一名宇航员。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看一看也没什么大碍。况且，他的确喜欢天空。刚来到犹他大学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参观学校的天文台。在那之后，他也顺道去过几次，通常都是在他需要空间进行思考的时候。他的确是这样做的。天文台在山顶，是个挺小的地方。

他开始迅速翻阅手里的文件夹。出乎他意料的是，文件夹里的内容分两部分——飞行员和任务专家。飞行员几乎毫无例外地要求军队出身——因为他们是驾驶飞船的人，但任务专家则可以来自多种领域——他们需要亲身实践，走出机舱，进入不同的环境里开展实验。萨德顿时明白，在登月行动中，那两个到处走动打高尔夫球的人是任务专家，而待在飞船里的那个家伙是飞行员。萨德想，飞行员该有多嫉妒啊——不远万里去到月球却永远不能走出船舱。如果他能登上月球，他想做那个可以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读得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思路开始收拢聚焦。他立即意识

到，如果真的要成为一名宇航员——尽管这个想法很疯狂，那么他就必须回到学校上课。他必须获得一个令宇航局感兴趣的学位，要么是生物学，要么是天体物理学，又或者是地质学。他也必须学习很多方面的专业技巧，比如潜水——因为宇航员是在水下受训的；比如语言——因为现在，太空是国际的，上面定然会有许多人员和器械的交流；比如飞行员执照——虽然他没法和军队里的孩子们竞争，但他得知道怎样驾驶飞行器。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诱人，那么浪漫。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从未梦想过星球。他太年轻了，不大记得在月球上踏出的第一步有什么重要意义。但他立刻被宇航员这个想法迷住了，因为一切看起来似乎是为他量身而作的。他虽然是个梦想家，却知道怎样亲身实践。他想学习这所有的东西——潜水、驾驶飞行器和俄语——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做这些。

见鬼了，谁不想在月球漫步？

当然，资料夹里很少有关于月球的东西，仅有的几篇关于宇航局目前动态的文章看上去更像是围绕另一个目的地而展开的——火星。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希望某天能够开展一项行动，就像1969年登月一样——登上火星。萨德想象着，如果自己成为参与那项行动的一名字航员该是怎样的场景。他希望自己有幸成为第一个到达某处新地方的人——一个从未被涉足的地方，一个远离犹他州的地方。

第一个踏足火星的人。

忽然间，萨德不再觉得手足无措。

……

他双腿使劲地上下蹬着，脚下的踏板几乎模糊了形状。他身体前倾，几乎已经匍匐在了车把手上面。寒风刺刺地刮在他光光的脸颊与额头上，萨德飞一般前进着，几乎看不到脚下的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行车前方小

小的车灯发出的呈锥形的橘黄色灯光，完全忽略了两旁一闪而过的树木，以及树叶丛中的窗口透出的若隐若现的灯光。他以最快的速度骑过最后一个山丘，橡胶车轮时不时地在冰封的地面上打滑，橘黄色的锥形光在碎石路上雀跃——碎石路直通他租住的单人间小屋。刹车拧得有点儿迟，但他还是能搞定碎石路的——虽然车的后轮胎左右摇晃着。不多一会儿，他就下了车，踩着靴子踏上了门前的草坪。

屋子和小窝棚没多大差别。索尼娅在前廊等着，美丽的红棕色头发在脑后梳成马尾，白色的毛衣紧裹着她腰身的曲线。萨德向她跑过去，伸出手来。她咧嘴一笑，将毛衣从底部向上掀起，露出平坦而柔软的腹部。她抓住他的手压在自己温暖的肌肤上，身子随之一颤。在过去一起生活的几个月里，他们养成了这个有点儿可爱的小习惯。也许很傻，也许很温馨，但萨德知道，在有生之年，他都会记住这些瞬间。

这样持续了一分钟，他们进了屋。客厅几乎是空的——在庭院旧物出售上挑选的几件木制家具，一台从来没开过的电视机，一个温度调得高点儿就嘶嘶往外洒水的站立式暖气片。萨德领妻子走到电视机前的沙发边，与她一起坐下，告诉她，他想成为一名宇航员。他详细地解释这意味着什么，自己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重新做些什么安排——他们双方都需要作出一些牺牲。索尼娅已经有了一份牙医助理的全职工作，晚上的模特工作也刚刚开始，甚至还和当地的一家代理机构签了合约。但他将要重新学习，还要接受潜水和飞行方面的培训。他不得不在简历上填满让宇航局里的科学家们印象深刻的经历。事情不会这么容易的。

“你想做宇航员。”索尼娅喃喃地重复着，看了他一眼。

他猜想着她会放声大笑。然而，她抬起一只手，抚上他乱蓬蓬的头发。

“很好！我想，我将需要再找一份工作。”



## Chapter 2

一年前，宇航员或者宇航局的科学家们是萨德根本不会去想的事。这会儿他正瑟瑟发抖地畏缩在父母的超大灰色篷车后座上，等着父亲将他杀死。

车子停在萨德家门口的车道上，他们家住在犹他州雪城郊区的一幢农场风格的房子里。雪城是一个与世隔离的小地方，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是座名不副实的农场小镇——除了少有的几户真正住在农场里的人家外，其他都是伪农民。萨德一家靠一英亩半的菜园生活，在里面种蔬菜。菜园隔壁是一个奶牛场，提供刚好足够的肉来养活萨德与他的六个兄弟姐妹。生活挺简单，而且在纸上读起来，甚至有些美丽而温馨。不过一直以来，萨德并不这么想。

车窗外开始下雪，硕大的白色雪片疯狂地旋转而下。萨德却没注意到，因为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家的前门。萨德确信，他的父亲随时都有可能打开那扇门，拿着猎枪走近他的车子，然后对着他的头就是一枪。

萨德并不是患了失心疯，才会得出父亲要杀他这种结论。事实上，他几乎断定，这很快会发生。从盐湖城机场回家途中的整整4个小时内，他注意到父亲脖子后面布满了因怒火中烧而加深的一小块块红斑，而他的母亲默默地坐在前排父亲身边的座位上，途中只向后面瞥了一眼——她的眼神更让萨德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萨德觉得，自己终于惹恼了父亲，而现在父亲将会做他认为有必要做的事。